

长篇小说

我们都是好男人

欢愉背后的狼狽，他们一个都不少

他们让女人伤心流泪，他们让女人绝望愤怒，他们让女人孤单寂寞

但是，他们不是故意的

他们不是坏东西

丑丁◎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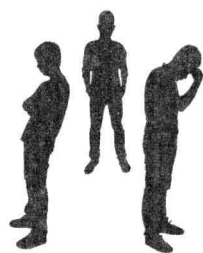
东方出版社



长篇小说

我们都是好男人

丑丁◎著



東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们都是好男人 / 丑丁 著 . —北京 : 东方出版社 , 2012

ISBN 978-7-5060-4829-3

I . ①我… II . ①丑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00981 号

我们都是好男人

(WOMEN DOUSHI HAONANREN)

作 者 : 丑 丁

责任编辑 : 傅跃龙 王云霞

出 版 : 东方出版社

发 行 :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 :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: 100706

印 刷 : 三河金泰源印装厂

版 次 : 2012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: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: 1—8000 册

开 本 :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: 15.75

字 数 : 250 千字

书 号 : ISBN 978-7-5060-4829-3

定 价 : 32.00 元

发行电话 : (010) 65210059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

版权所有 ,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, 请拨打电话 : (010) 65210012

目 录

1. 鞠向东被放了鸽子	/ 001
2. 高就又被相亲了	/ 008
3. 南禾源离家出走了	/ 017
4. 南楠是个 80 前	/ 026
5. 三个男人也一台戏	/ 034
6. 高就拒绝同居	/ 042
7. 鞠向东的念想	/ 051
8. 南禾源的精神绑架	/ 058
9. 高就曾经的婚姻	/ 066
10. 南楠的感情政策	/ 076
11. 鞠向东很想大方	/ 084
12. 三个男人又开戏	/ 090
13. 高就如今的日子	/ 097

14. 南禾源无比迷茫	/ 105
15. 南楠意外撞春	/ 112
16. 鞠向东暴露了	/ 119
17. 高就为谁挣扎	/ 128
18. 南禾源的一个承诺	/ 135
19. 南楠成了尴尬二代	/ 142
20. 三个买醉的男人	/ 148
21. 鞠向东很委屈	/ 155
22. 高就坚持不住了	/ 165
23. 南禾源的面具	/ 171
24. 南楠陷入丈母娘怪圈	/ 179
25. 鞠向东的悲情时刻	/ 187
26. 三个男人的集结号	/ 194
27. 高就眺望着前妻	/ 200
28. 南楠尘埃落定	/ 206
29. 鞠向东鸡飞蛋打	/ 213
30. 三人行谁是我师	/ 222
31. 南禾源落入了雷池	/ 232
32. 南楠出事了	/ 240

1. 鞠向东被放了鸽子

鞠向东被放了鸽子。

鞠向东坐在茶餐厅最里边，临窗，一个火车座，鹅黄色的椅子皮面，中间的桌子貌似胡桃木，桌上一个高脚玻璃杯，里面漂浮着一层茶叶，热气氤氲，有淡淡的茶香飘出。看上去，一切都挺舒适。

可是鞠向东并没有感到舒适，他心里正在烦躁。他坐在这里，已经整整等了两个小时又四十分钟，他等的人却没有来，不光没有来，还一直“不在服务区”。

放鞠向东鸽子的，是一个女地产商，鞠向东把她定位为他的爱人。

女地产商虽然不在服务区，但在那两小时四十分钟里，女地产商的音容笑貌，一直在鞠向东的眼前晃动，就像过电影，弄得鞠向东心里很是抓挠。那两小时四十分钟他基本上干不了别的，脑子里都是女地产商，他们过往的很多交往，快速地在他眼前闪回着，尤其是那些浓烈的床第欢愉、暧昧甜腻的短信，以及那些完全可以称之为奢侈的激动人心的消费场面。

回忆使他不由得心神荡漾，同时也越发地焦躁不安。

鞠向东，男，四十四岁，一家三流杂志社的主编。

杂志社虽然五脏俱全，但是不能否认，它实在是个很小的麻雀。总共二十几个人，上级主管单位早已经给他们断了奶，没有了财政拨款，杂志社的运转一直很勉强。可以吃饱，但是吃不香甜，不能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吃鲍鱼海参，得仔细掂量一下；当然也饿不着，也就是说，宫保鸡丁和大米饭还是管够。

鞠向东是在一次采访中认识女地产商的。

那是一次人物专访，配合一个房地产选题的专题报道，做一个系列人物小传，女地产商属于其中一个次要人物。本来是一次小规模采访，问几个问题就算完成任务，没想到，女地产商表现得非常热络，不仅态度积极地配合了采访，还主动跟鞠向东提出，要做一个整版的广告，还说钱不是问题，以后要和鞠向东的杂志长期合作。

收获得如此意外，当时把鞠向东乐晕了，暗中多次偷偷掐了自己的大腿。

后来，女地产商除了继续保持高涨的合作热情，还给鞠向东介绍了其他广告客户，甚至把自己公司的一些其他宣传业务，也无比信任地交给了鞠向东。除此之外，她动不动就向鞠向东请教各类问题，包括夫妻感情维护和怎么清理邮箱，当然，也动不动就请鞠向东吃饭，给鞠向东厚厚的大信封，一会儿说是劳务费，一会儿说是提成，把腰包一直羞涩、生活勉强支撑甚至是穷困潦倒的鞠向东，弄得天上人间。

很快，鞠向东和女地产商的关系，就发生了质的变化。

事实上，质变之前，鞠向东和女地产商的关系还是有些距离的。虽然一开始就比较热烈，比如相谈甚欢、合作愉快等，后来也很快就向着暧昧大步迈进，比如短信很多、黄段子你来我往、回复真真假假、言语近乎调情，肢体上也有些简单接触之类。但是，他们的关系还处在相互迎合、相互调剂的程度上，没有更升级的造次发生。

调情就是调情，没有动情。

肢体的确有接触，不过，肢体接触也仅限于社交性质的拥抱，或者说，对他来说是拥抱，对女地产商来说就是依偎。比如有时候，看女地产商在他跟前做扭捏妩媚状，暧昧的情绪似乎不可抑制，鞠向东就会投其所好地把她拦腰轻轻一搂，女地产商一般不拒绝，甚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迅速靠近他的怀里给予响应。尽管做得像是自己没站稳，但足以给鞠向东一个感觉，对肢体接触这种事情，女地产商对他是满怀期待的。

不过，也有让鞠向东疑惑的。比如，他要是按照自己的感觉，拦腰一搂后再顺理成章地把她拥入怀抱，更或者把嘴巴凑上去，女地产商就会作嗔怒状，一把

把他推搡开，像是遭到冒犯，让他一时弄不清真伪，不知道女地产商到底需要什么——明明是索要暧昧，却要故意玩扭捏，鞠向东经常给她弄难堪了。此类疑惑有过多次，多得让鞠向东既疲软又亢奋。

看上去，他们之间有点情——不是那种合作者之情，也不是同事之情，更不是朋友之情，有点男女私情的意思。但一切都发乎情而止于礼。

实际上，那时候，以他们之间的供求关系，鞠向东的暧昧表现更显突出，有点讨好人家。他的确不想也不敢让女地产商生气，只要女地产商有所暗示，他会及时给予迎合。诸如过马路护人家腰肢、伸出胳膊让人家扶一下、贡献一下肩膀让人倚靠之类。鞠向东是个聪明男人，女地产商的一次次暗示，他都心明眼亮地及时洞察，并且表现得很配合。事实也证明，他配合得很正确很到位，因为女地产商每次都美滋滋地笑给他看。他深知，女地产商是他的财神，再说，跟女人接触这件事，他是男人，他不吃亏。

显然，女地产商喜欢鞠向东，这一点令鞠向东暗自得意。有时候，女人对男人的喜欢，比男人对女人的喜欢还来得一览无余，这一点倒是叫鞠向东始料未及。

女地产商的喜欢持续升级。

她很喜欢拉着鞠向东散步。

每一次见面谈事情，或者饭店吃饭茶馆喝茶，最后的节目一定是散步。一起散步，女地产商一定要挽着他的胳膊，并且很喜欢把头结结实实地扎在他的肩膀上，说是借他的肩膀用一下。她动作起来毫不客气，显得自然而又随意，就像他是她的男人，也像是好朋友之间的玩笑，只不过玩笑开得有点大而已。挽着他散步的时候，女地产商偶尔会跟他说一句，自家男人从来没让她享受过这种依偎。此类话每每都听得鞠向东心里泛酸。

鞠向东思考过自己的泛酸，觉得有点来路不明。他也每每都想跟女地产商问个明白，诸如你家男人干什么的？你家男人对你好不好？话到嘴边又憋了回去，觉得这么问，有失自己男人的自尊。

这种距离没有持续太久。

女地产商姓莫，自从他们有了第一次含糊不清的散步，鞠向东就亲昵地叫她“小M”，女地产商很开心他这么叫她，说像港台女明星。女地产商比鞠向东大两岁，

凭空得这么一“小”字，心花有点怒放，每次他一叫“小M”，她就哼哼唧唧地作古典羞涩状笑，他就越发叫得欢。

不得不说，鞠向东的这个“小M”叫得很有些个性，那个“小”字发音很重，但是到了“M”，就很特别了：发了前面那个“艾”音，后面的那个“母”音，他不张嘴，就那么一抿嘴，从鼻腔里出声，听上去像是“嗯”，也像是“姆”，总之是有些哼哼唧唧，有些撒娇，有些惹逗，让小M不由得要精神坍塌、身体酥软。鞠向东不是故意的，因为鞠向东从来都不是个哼唧男人，都是迎合惹的祸。

直到终于有一天，他哼唧、撒娇、惹逗的一声“小M”，把女地产商扎扎实实地叫到了自己怀里，继而，又叫到了一家宾馆的大床上。

鞠向东记得很清楚，他们第一次，是女地产商主动带他去的。散步的时候，女地产商说走累了，不等他有所反应，人家径直就近进了一家酒店、径直走到前台开了一个房间、径直进了卧室上了床。径直地跟两个人商量好了似的。

那一次，鞠向东很紧张，紧张得居然一入就泄，还弄得满床泄物，感觉自己风度全无狼狈之极。小M则不然，像是忘记了自己是因为走累了才开房，倒像是饿狼扑食，一反平日里古典羞涩状，像条蛇一样在床上蜿蜒起伏。接吻的时候，肆无忌惮的舌头，更是横扫鞠向东的口腔。折腾了一次她明显嫌不够。

实际上，因为鞠向东的一入就泄，她的确没有遭到什么折腾，准确地说，她一直在自己折腾自己，或者说是在折腾鞠向东，所以她似乎有理由嫌不够。当鞠向东羞愧地瘫倒在枕头上，她却精神抖擞、呼吸带喘地摇晃着鞠向东的肩膀，要鞠向东再来一次。

那天，鞠向东很不争气，苦战几个小时，不可思议地失败再失败，最终未果。

事后，鞠向东暗自总结失败的原因，除了自己思想上精神上准备不足，导致身体上呼应不够，他觉得最主要的原因，是由于最初有一刻，他脑子里突然出现了太太的脸。

鞠向东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自己老婆叫太太，似乎这么称呼才算有身份，才不辱文化人的雅致。当然，这么称呼自己老婆，主要是在人前，跟人说起自己家里的女人，喜欢我太太我太太的这么说，很是与众不同，独显斯文气质。

自那以后，小M显然没打算放过他，她密集地约他，他们密集地见面，每次都是小M定好宾馆在房间里等他，每次他们都是直奔主题，有时候，甚至一句对

话都没说就直接上床。

鞠向东正值壮年，但却不是每次都成功，时而成功时而失败，每次失败都是因为太太的脸。有时候，太太的脸始终挥之不去，并且一张脸上全是恼怒，有时候鼻子眼睛都扭曲变形，于是他就闭眼。可是他一闭眼小 M 不依，说应该满含深情地看着她才对。

为了不让太太的脸出现，他每次都努力不去想太太，可是，他越是不去想，思路却越是往太太那里跑，整个过程就好像在太太的监督下完成。和小 M 的专心投入相比，他觉得自己应该深感抱歉。

鞠向东非常自责，检讨自己思想不集中。无意中，他把这件事当工作了。

终于，可能是熟能生巧，也可能是渐入佳境，还可能是自己脸皮变厚，在他们开始密集约会两个月后，鞠向东做得越来越从容了。太太的脸依然会出现，但太太的脸再也不能影响到他的正常发挥了，更甚至，太太的脸还能帮助到他。身为女人，小 M 属于其貌不扬，尤其是在床上装高潮的时候，要是实话实说的话，简直称得上面目狰狞。说心里话，那时候，鞠向东不太想看女地产商的脸，太太如果适时浮现，就全当跟太太做爱，他来得更加自然、更加措置裕如，会减少自己单方面做贡献的感觉。

鞠向东心里明白，小 M 今天没来见他，是因为那天他们发生了争吵。

那是他们认识三年以来第一次争吵，争吵级别堪称高级别。鞠向东认为，第一次发生争执就攀升到高级别，不算是一件好事情，一定是日积月累的结果。他为此作了长远规划，觉得以后有必要，应该时不时有些小争吵，免得积攒太多，一吵就不可收拾，比如这次。但他也乐观地认为，他们相爱已经三年，三年总是有些忍受和积累的，属于正常发挥。

每次想到“相爱”这个词，鞠向东都会满腹幽怨地想起另一个词“相好”，这个词是小 M 的认定。

有一次，小 M 说起有人问她鞠向东是不是她的相好时，她笑得乐不可支，浑身乱颤。当时鞠向东没乐，他不喜欢“相好”这个词，觉得龌龊，不是他这样的文化人所为。这让他想起一个段子，说中央领导找的女人叫“保健医生”，省领导找的叫“秘书”，市领导找的叫“情妇”，县领导找的叫“二奶”，乡领导找

的叫“相好”……鞠向东不愿意跟乡领导相提并论。

鞠向东几乎什么都迎合小 M，唯独不迎合这个“相好”。小 M 一拿此逗笑，他都觉得小 M 内心有点恶俗，虎着脸不理睬。

小 M 对鞠向东的文化人情结浑然不知。明明知道鞠向东不喜欢，小 M 偏偏经常拿“相好”惹逗鞠向东。每次她故意招呼他“相好的”，鞠向东就眉头紧皱，一副不能忍受的样子，小 M 就开心大笑，说他那个样子很可爱。

鞠向东真的讨厌这个词，除了觉得太俗，像是乡间男女的媾和，更觉得亵渎了他们的爱情。可是小 M 不以为然，她觉得相当有趣，主要是“相好”里面“偷”的意思比较明确。她喜欢这个意思。

那天，他们正在一家宾馆的大床上，又是一番激烈的云雨之后，两个人疲惫地依偎着，一边聊着天，一边吃着鞠向东带来的水果拼盘。

鞠向东从来都不是个体贴女人的男人，但是，自从和小 M 约会以来，他觉得自己有变化，主要是体贴女人的心思见长，并且觉得，一个人只要有了心思，本领就会随之而来。比如，他发现他们每次约会的宾馆，房间里都空无一物，完事以后，小 M 嚷嚷着口渴，要么没什么解渴的，要么就简单喝一口随身带来的矿泉水，有时候忘了带，只好就那么忍着，让他们的约会变得有了缺陷。于是，鞠向东就想到了水果拼盘。

第一次他变戏法一样拿出水果给小 M 往嘴里喂的时候，听到小 M 欢快的尖叫声，鞠向东就知道，自己的心思，得宠了。

可是那天，小 M 把他喂到嘴里的一个草莓，“呸”的一声给吐了出来，还有点不耐烦地说“怎么不甜”。

鞠向东很清楚，让小 M 不耐烦的，不是草莓甜不甜，而是他说的一句话。在把草莓喂到小 M 嘴里时，鞠向东也把一句话喂了过去：“你什么时候离婚啊？”

当然，问完那句话，鞠向东又说了很多：“我为了你，都和太太分居了。你知道吗？她天天纠缠我，天天指着我的鼻子质问我为什么不要她，还赤身裸体地在我眼前晃……儿子也察觉到我和她妈妈的关系很紧张了……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，我们不能就这么下去吧？总是这么偷偷摸摸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……”

那天，鞠向东也不知道自己都说了些什么，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，3 年都平

静地过来了，怎么突然就有了一肚子的委屈，突然有了那么强烈的渴望，渴望他们之间有结果。

“你怎么像个怨妇！”说这话的时候，女地产商小 M 完全不扭捏，更不妩媚，甚至有点气势如虹。

“我现在不能离婚！我女儿要考大学了！这是关键时刻。”说完那句气势如虹的“你怎么像个怨妇”，小 M 又补充了后一句，并且一抬屁股，翻身下了温热犹存的大床，径自进了卫生间。背影很强硬。

小 M 的一席话，顿时让鞠向东灰心丧气。

他想起来了，3 年前，小 M 也是这么跟他说的，句式都一样，只是理由换了，那句“我现在不能离婚，我女儿要考高中！这是关键时刻”，如今想起，依然如雷贯耳。即便如雷贯耳，鞠向东还是固执地想，要是如此类推的话，她女儿还要求职、恋爱、结婚、生子……哪一个都是关键时刻，那她的离婚，他们之间的关系明朗化，岂不是遥遥无期？

严格意义上说，他们之间的这场白热化，更应该叫对话而不是争吵——既没有高声喊叫，也没有撕破脸。可是鞠向东却觉得，这就是一场争吵，并且暗藏杀机，性质严重，因为话题扯到了一个根本问题，那就是他们的未来。关键是这么重大的话题，两个人根本没有说到一起去，更严重地说，完全是不欢而散了。

独自喝茶的鞠向东，突然觉得自己的鼻子有些发酸。他使劲来了个深呼吸，把泛上来的酸楚压住，然后起身招呼服务员结账。

2. 高就又被相亲了

高就又被相亲了。

自从高就离婚，他家的门槛就变得格外忙碌。所有自觉担当介绍职责的人，都态度积极地跟他说，你不用担心，一点都不用担心，你就是传说中的王老五，吃香得很，你这辈子算是幸运了。那时候，高就也跟他们说，你们不用忙乎，一点都不用忙乎，我就是传说中的受伤族，倒霉得很，我这辈子不结婚了。

私下里，高就跟一个铁哥们说，我不可能再爱上别的女人的。我要等她，要把她追回来。

铁哥们笑了。

高就说的“她”，是已经离婚的前妻，也是他的初恋，他过去和目前唯一的女人。

面对他的痛苦，铁哥们却笑了，并且非常残忍地告诉他，结束一段痛苦爱情的最好办法，就是尽快开始一段新恋情，还逼问他，说你信不信？不出半年，你就爱上别的女人了。当时，高就跟铁哥们急了，差点翻了脸，说身为铁哥们，竟然无视他对感情的专一，根本不了解他的心，他认为一个人一生，真正的爱情，只能有一回，他怎么可能再爱上别人？

铁哥们没理睬他，继续残忍地给他扔下一句，我不了解你的心，但我了解男人的心，了解情感是怎么回事。末了，铁哥们拍拍他被痛苦压斜了的肩膀，说，我相信，你的痛苦很快就会成为过去，曙光在前头。

高就，男，36岁，中央某机关副处长。

别人丝毫没有夸大事实，高就是那个传说中的王老五，虽然算不上钻石级别，但足够王老五。根据目前的形势，一个36岁、位居国家大机关某要害部门副处长职位，并且事业呈绝对上升趋势、离异却没有子女、回家有自己独立住房、屁股底下有自己的座驾、具有一张男子气质的硬朗的脸、一个恰到好处的身板……的男人，绝对是那些30出头单身女性的最理想目标。

还根据目前形势，那些30出头的都市某阶层、某学历、某才气、某气质的单身女性，基本上都是些“白骨精”，几乎都是身居白领岗位、单位骨干、高学历的精英级人物。尽管她们足够精英，可形势对这样的女性却很残酷。事实是，觊觎她们的男人，都难入她们的法眼，能入她们法眼的，她们还来不及觊觎，就已经被抢走了。

匹配的严重失衡，导致她们被剩下。

别人没有恭维高就。形势，显然对高就很有利。

可是面对如此大好形势，高就很苦恼。高就的苦恼在于目不暇接，因为目不暇接的后果是无能为力，导致高就对目不暇接表现得毫不珍惜，每次都是被提溜着去相亲。每次相亲，都让高就有意无意地搅黄了。不是他成心要蔑视人家女嘉宾，而是每次一见到女嘉宾，他的脑子里不由自主地首先会出现一个女人，就是他前妻。每每两张脸在他脑子里并排而立，女嘉宾都会被很快枪毙，不管他面对的是——张多么无可挑剔的脸，也不管那是一副多么乖巧贤淑的模样，前妻浮现，她们都难逃败下阵来的结局。

朋友说他的痴心比较罕见。他当然听出了其中的揶揄，但他宁愿把这当成高度表扬来听，并且相信自己的痴心会有回报，上苍一定会被感动，前妻一定会回到他身边。

前妻终于回来，说是取一些遗忘的东西。

前妻翻找东西的时候，高就坐在一边看着。他很奇怪，之前的强烈思念，怎么竟然感觉不到了，前妻的身影近在眼前，却恍惚一个魅影，时不时出现些许的变形，影像虚幻，让他有隔世之感。但是他也深知，机会实在难得，他企图让自己重燃爱火。他使劲回忆过往家庭生活的甜蜜场景，努力想要调动自己的残存爱

恋，可是，始终没有见效。直到前妻收拾完毕拎包离开，他的血液还处于不够热乎的状态。

带着一颗始终没有热乎起来的心，他眼睁睁看着前妻开门，随即人到了门外，然后又关门。那一刻，高就对自己恨之入骨。他觉得自己再也没有机会了，曾经满怀希望的那个自己，那个将要沉溺的自己，却没有抓住眼前晃悠的稻草。

没有抓住机会的高就，告诫自己不能死心，还告诫自己坚持到底就可能胜利。他一如既往地给前妻送去问候，一如既往地有求必应，坚持和前妻保持一定的联系密度。前妻似乎比较配合，也是一如既往地接他问候的电话，一如既往地有事必求。只是，前妻再也没有回来，再也没有踏进他们曾经的家一步。高就试图邀请，前妻似乎完全洞察了他的心思，跟他说，她一直把他当哥哥、当家人，还说他是个好哥哥。前妻婉言拒绝了高就那路人皆知的心思。

这让高就无比地懊悔，他只好不断地自责，自责前一次前妻到来，自己表现得不够热乎，并且很肯定地判断，那一次，前妻一定是来试探他的，如果他表现足够热乎，前妻一定会不计前嫌，可能会重新回到他们的家。他怪自己没有抓住机会，让前妻失望了。他跟自己说“你活该”。

可是，这种自责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。

高就现在已经不再谴责自己，并且用实际行动践行了铁哥们的说法。他们说他的伤感很快就会过去，一切都会再有，他体贴地让朋友们的预言顺利得到了实现。主要表现在，他很快就以一种新的态度，貌似被迫实则情愿地投入了新一轮的相亲，并且，很快就有了下文。

高就的下文，是一个年薪20万的白领，33岁的外企经理大H。外企经理相貌平常，但气质出众，身材一流，硬件也好得吓人：国内名校出身，又留美又留英，属于绝对的白领、骨干、精英。人家“白骨精”很坦诚，说就想找一个坐大机关的，钱她挣、面子他挣，说这样的分工最合理。一番话，说得原本还有些自卑的高就，一下子挺直了腰板。

第一顿饭，人家姑娘就抢着买了单，当然，用的是相当优雅的姿势。不是高就不懂事，就在高就准备买单的时候，人家姑娘温情地按住了他的手，用极为柔美的声音说，让我来嘛。高就当时有点发酥，已经没心思坚持。他很长时间没有

接触过女性的手了，那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，让他大脑发生了短暂的迟钝。就那么一迟钝，姑娘的银联卡已经递给了服务生。

第三次见面，姑娘就提出到他的住处看看，高就稍稍愣了一下，就点头答应了。高就的迟疑，一方面来自于他的矜持，主要认为进展不能太快；另一方面，他怕自己两居室的小房子，入不了人家白骨精的眼。

进了高就那 80 多平米的家，姑娘先四处看了看，然后跟高就说，等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我们买一套新房子吧？姑娘用的是问句，充分表达了对男士的尊重，也表现了自己的恭敬。用完这个问句，姑娘的下一句就比较铿锵了，姑娘说，房子你就不用操心了，我买就行了。

喜讯来得太突然，高就顾不上反应房子谁买的问题，姑娘就已经说到他们将来的分工了；“家里的事你就负责出政策把方向，外面的事你负责积累资源介绍关系，家务的事情你不用考虑，挣钱的事情你更不用考虑……”在姑娘的一番畅想和安顿下，高就感觉自己已经被架在了空中。

未来十分美妙。

那天，姑娘磨磨蹭蹭地不想走，高就当然能够洞察姑娘的心思。可高就之前丝毫没有思想准备，他一时拿不定主意，就试探地问了句：“天不早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”姑娘没有回答，却起身离开沙发，径直走出客厅进了卧室，然后慢慢走到床边坐下，落座的时候，嘴巴明显地微微撅起来，脸上带出一副委屈的样子。

高就的确没经验，除了前妻，他没有单独和一个女人在家里待过，并且是晚上，并且是一个坐在他床上、正在和他处男女朋友的女人，并且这女人还撅起了嘴……他的确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。

高就是男人，此时此刻，他当然有一个男人想做的事，但他害怕自己会错了意，弄得很尴尬；又怕自己没及时会意，让人家生气。高就左右为了难。

姑娘没有让他继续为难下去，人家翻身倒在了床上，身子蜷成一团，把头埋在了枕头里……此寓意已经相当明显。高就的荷尔蒙，被不可抑制地调动出来，并且一下子就顶到了极点。

高就豁出去了，他在心里鼓噪自己说，你再不行动，你就不是男人了。

那晚后，高就和外企经理大 H 同居了。

他搬进了外企经理的公寓，是外企经理大 H 坚持要他搬过去的。大 H 的坚持很娇嗔，她说方便。高就不知道她说的“方便”，到底是上班方便，还是别的方便，他怀疑她说的是别的方便，他希望自己没有猜错，如果真是他猜的那样，他们就想到一起去了。因为，他也觉得方便。

两个人都有些饥渴，昏天黑地地同居了不到一个月，高就就有点要被掏干的感觉。夜夜当新郎，绝对令高就喜忧参半，喜的是，想尽欢时就尽欢；忧的是，荒废太久，不尽如人意时有发生。尽管如此，高就依然愿意先这么处下去。

高就的相处概念跟别人有点不一样，他的相处就是过日子。他像过去跟前妻过日子一样，只要单位没大事，每天必定按时回到外企经理大 H 的公寓，进门先一头钻进厨房洗菜做饭，等大 H 进门，至少三菜一汤已经上桌。饭后陪着外企经理大 H 看电视说话，接受人家姑娘的一些哼哼唧唧、腻腻歪歪，然后洗澡上床，几乎每日云雨。

同居一个多月的时候，有一天，外企经理大 H 跟高就说，我们都不小了，那个也很和谐，结婚吧。外企经理大 H 的问题有些突兀，高就还没有想过，他不好回答，于是就没有回答。后来，人家又追问了他几次，他就实话实说，说没想好。

这有点惹恼了外企经理。

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外企经理大 H 有些无事生非，或者是没事找事，然后把小事变成大事。有一次，两个人正脑袋挨着脑袋，亲昵地一起上网浏览，画面上出现了一些女护士的小道新闻，说女护士都和医生有染。外企经理大 H 立即不屑地说，一个小护士，也就这点本事了。

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更或许，是说者本就有意。高就的脸色立即就变了，并且迅速起身离开，起身后又好像不知道要去哪，就犹犹豫豫地走进了卫生间。

在卫生间里，高就听见外面传来铿锵的声音：“你是不是太敏感了？是不是说到痛处了？看来你还是忘不了她啊！那你跟我在一起算什么啊……”

高就把水龙头开到最大，企图用哗哗的水声，掩盖住外面的声音。终于，他听到外面声音消失了，打开了卫生间的门，却惊愕地发现，外企经理大 H 怒目圆睁，堵在卫生间的门口。

“你说啊！怎么啦？我连女护士都不能说了？就因为你前妻是个护士？你那